



徐志摩 / 品诗

诗路 花雨

诗人是半女性的
所谓半女性 自然不是生理上的 也不是容貌上的
乃是性情上的——一种缠绵的多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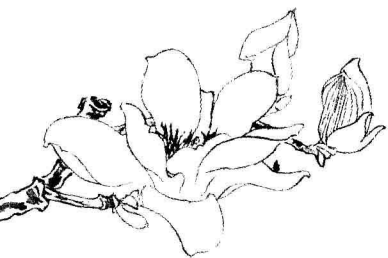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诗路花雨

徐志摩／品诗

徐志摩／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路花雨：徐志摩品诗 / 徐志摩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4

(再读徐志摩)

ISBN 978-7-201-08028-4

I. ①诗… II. ①徐… III. ①诗歌欣赏-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082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210 千字

定 价：29.00 元

诗界的探索

(代序)

徐志摩是诗人。他对于新诗内涵的思考,在新诗创作上的实践,都成为那个时期最有成就的人之一。

他反对为写诗而写诗,为发表而写诗,认为诗意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呈现,是人内心激情涌动下的情感表达。他说,“诗是写人们的情绪的感受或发生”,视觉、听觉所获得的客观事物的印象,可以打动着我们的心灵,还可以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想象力,“把深刻的感动让他在潜识内融化,等他自己结晶,一首诗这才能够算成功”。

他还认为,写诗,“还要有艺术的自觉心”。它表达的是受感动之中的你的心,而“别人看了也要有同情的感动”,而打动人,除了真情实感,还有就是带给人美感的富于艺术欣赏性的诗意,它应当像音乐,像图画。

如果忽略上述二者,则所谓的新诗就难免被人讥讽为:“散文分行写就是一首白话诗,白话诗要改成连贯的写就是一篇白话文。”

然而,对于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赞赏。

徐志摩感到了自己在诗歌探索之路上的落寞:“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

即使同样是诗人,彼此间也可能产生意见纠葛。闻一多是《中国新

文学大系·诗歌卷》中被选诗最多的诗人,他就嫌徐志摩的诗像散文而不像诗,徐志摩也对闻一多的诗有看法:“一多怎么把新诗弄得比旧诗还要规则?”更有一些人直呼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朱湘就称“徐志摩是一个假诗人,不过是凭借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鲁迅也说:“我其实是不喜欢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北大教授杨丙辰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也颇有微辞:“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大诗人的实质的。”

朱、鲁主要是因为看不惯徐志摩“呼朋引类”的性情而连带对他的新诗也加以贬斥;杨虽从诗的形式、音韵方面指出了徐诗的某些不足,而他也特别强调“徐志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则也不免于“因人废诗”之弊。

然而,更多的人是欣赏徐志摩在诗歌道路上的求索的。当时有人著文说,徐志摩在新诗上的贡献,“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一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也就是说,他的诗本身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他对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不倦探索上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抹杀的。而且,“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这样努力于新诗发展的诗人,这样打动人心的诗风,还有什么值得去责备的呢?

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文学中的诗歌的写法。徐志摩即充分参考了西方诗歌的诸般长处,同时,还一直致力于向国内推介西方诗界的名家名作。歌德、雪莱、白郎宁、哈代、丹农雪乌、波特莱……西方许多名家的名诗,不仅使徐志摩的诗吸取了大量有益的养分,而且也让中国诗坛有了更多的借鉴,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铺设了道路。

西方诗歌艺术中的动人之处,其实也往往与真实人生中的真情实感紧紧相联。读白郎宁及其夫人的爱情诗,看徐志摩写下的那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便可见其一斑——看白郎宁如何追求一个比自己大六岁、那时已经三十九岁而又一身病痛的女人,而后双双幸福地一起度过了十五年美好的光景。而夫人临终时的情景,更是留给后世永远的感动:“她最后的一句话,回答白郎宁问她觉到怎么样,是一单个无价的字——‘Beautiful!’‘微笑的、快活的、容貌似少女一般’,她在她情人的怀抱中瞑目。”

徐志摩不只是从西方名家的诗中读出了艺术的美感和诗人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他读出了关于人生的生死与苦乐,关于社会的绝望与希望。哈代悲观主义的愤慨人生,苔微士为诗歌而行乞的悲凉人生,无不让人从诗歌中感受着生存的艰难。不仅如此,徐志摩还指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压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类忽然发见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对于诗歌思想内涵这般广博与深厚的解读,足以让我们看到徐志摩对西方诗歌认识之深刻。

喜欢徐志摩诗歌的人很多,其实,了解一下徐志摩对于诗歌创作的看法,以及他对西方名家名诗的品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感悟到,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上做出了多少卓有成效的创新,以及他的诗对于西方诗歌所采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有益尝试。

那么,就让我们再好好品读一下徐志摩评诗论诗的文章吧。

陈益民

目 录

坏诗,假诗,形似诗	1
诗人与诗	7
欧游途中致刘勉己	11
未来派的诗	13
诗刊弁言	16
《诗刊》放假	20
《志摩的诗》附注	24
《现代评论》与校对	30
谈诗论文书信选	32
汤麦司哈代的诗	48
哈代的悲观	73
拜伦	76
裁默的一首诗	87
一个译诗问题	89
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94

汤麦士哈代	100
厌世的哈提	109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118
一个行乞的诗人	138
波特莱的散文诗	155

坏诗,假诗,形似诗

到底什么是诗,谁都想来答复,谁都不曾有满意的答复。诗是人间基本现象之一,同美或恋爱一样,不容分析,不能以一定义来概括的,近来有人想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诗,就是研究比量诗的尺度,音节,字句,想归纳出做好诗的定律,揭破历代诗人家传的秘密;犹之有人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恋爱,记载在恋中人早晚的热度,心搏的缓急,他的私语,他的梦话等等,想勘破恋爱现象的真理。这都是人们有剩余能耐时有趣味的尝试,但我们却不敢过分佩服科学万能的自大心。西洋镜从镜口里望过去,有好风景,有活现的动物世界,有繁华的跳舞会,有科学天才的孩子们揎拳掳臂的不信影子会动,一下子把镜匣拆了,里面却除了几块纸版,几张花片,再也寻不出花样的痕迹。

所以“研究”做诗的人,尽让他从字句尺度间去寻秘密,结果也无非把西洋镜拆穿,影戏是看不成了,秘密却还是没有找到。一面诗人所求的只是烟土披里纯,不论是从他爱人的眉峰间,或是从弯着腰种菜的乡女孩的歌声里,神感一到,戏法就出,结果是诗,是美,有时连他自己看了也很惊讶,他从没有梦想到能实现这样的境界。恋爱也是这样,随他们怎样说法,用生理解释也好,用物理解释也好,用心理分析解释

也好,只要闭着眼赤体“小爱”的箭锋落在你的身上,你张开眼来就觉得天地都变了样,你就会作为你不能相信的作为,人家看来就说你是疯了——这就是恋爱的现象。受了“小爱”箭伤的人,只愿在他蜜甜的愁思,鲜美的痛苦里,过他糊里糊涂无始无终的时刻,他那时听了人家头冷血冷假充研究恋爱者的话,他只是冷笑。

所以宇宙间基本的现象——美,恋爱,诗,善——只是各个人自己体验去。你自身体验去,是惟一的秘诀。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皮局”Skin Game 那戏里,女孩子问她的爹说:

By the way,Dad, That is A Gentleman?

Hillcrist:No;You can't define it, you can only feel it.

但我们虽则不能积极的下定义,我们却都承认我们多少都有认识评判诗与美的本能,即使不能发现真诗真美,消极的我们却多少都能指出这不是诗,这不是美。一般的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评衡的责任就在解释其所以然。一般人评论美术,只是主观的好恶,习惯养成的趋向。评衡者的话,虽则不能脱离广义的主观的范围,但因他的感受性之特强,比较的能免除成见,能用智理来翻译他所感受的情绪,再加之学力,与比较的丰富的见识,他就能明白地写出在他人心里只是不清切的感想——他的话就值得一听。评衡者(The Critic)的职务,就在评作品之真伪,衡作品之高下。他是文艺界的审判官。他有求美若渴的热心,他也有疾伪如仇的义愤。他所以赞扬真好的作品,目的是奖励,批评次等的作品,目的是指导,排斥虚伪的作品,目的是维持艺术的正谊与尊严。

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人;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Mere verse)。真好人的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真好诗是情绪和

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假人或作伪者仿佛偷了他人的衣服来遮盖自己人格之穷乏与丑态;假诗也是剽窃他人的情绪与思想来装缀他自己心灵的穷乏与丑态。不中用人往往有向善的诚心,但因实现善最需要的原则是力,而不中用人最缺乏的是力,所以结果只是中道而止,走不到他心想的境界;做坏诗的人也未尝不感觉适当的诗材,但他因为缺乏相当的艺力,结果也只能将他想像中辛苦地孕成的胎儿,不成熟地产了下来,结果即不全死也不免残废。Charles Sorley 有几句代坏诗人诉苦的诗:

We are the homeless even as you,
Who hope but never can begin.
Our hearts are wounded through and through
Like yours, but our hearts bleed within;
Who too make music but our tones.
Shake not the barrier of our bones.

坏诗人实在是很可怜的,他们是俗话所谓眼泪向肚里落的,他们尽管在文字里大声哭叫,尽管滥用最骇人的大黑杠子,——尽管把眼泪鼻涕浸透了他们的诗笺,尽管满想张开口把他们破碎了的心血,一口一口的向我们身上直喷——结果非但不能引起他们想望的同情,反而招起读者的笑话。

但如坏诗以及各类不纯粹的艺术所引起的止于好意的怜与笑,假诗(Fake Poetry)所引起的往往是极端的厌恶。因为坏诗的动机,比如袒露着真的伤痕乞人的怜悯,虽则不高明,总还是诚实的;假诗的动机

徐志摩诗

却只是诈欺一类,仿佛是清明节城隍山上的讨饭专家,用红蜡烛油涂腿装烂疮,闭着眼睛装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们的作伪,不由你不感觉厌恶。

葛莱符司的比喻也很有趣。他是我们康桥的心理学和人种学者 Rivers 的好友,所以他也很喜从原民的风俗里求诗艺的起源。现代最时髦的心理病法,根据佛洛德的学理,极注重往昔以为荒谬无理的梦境与梦话,这详梦的办法也是原民最早习惯之一。原民在梦里见神见鬼,公事私事取决于梦的很多,后来就有详梦专家出现,专替人解说梦意,以及补说做梦人记不清切或遗忘了的梦境。他若要取信,他就像我们南方的关魂婆肚仙之类,求神祷鬼,眼珠白转的出了神,然后说他的“鬼话”或“梦话”。为使人便于记忆,这类的鬼话渐渐趋向于有韵的语体——比如我们的弹弦子算命。这类的巫医,研究人种学者就说是诗人的始祖。但巫医的出入神(trance)也是一种艺术,有的也许的确是一种利用“潜意识”的催眠术,但后来成了一种营利的职业,就有作伪的人学了几句术语,私服麻醉剂,入了昏迷状态,模仿“出神”;有的爽性连麻醉剂也不用,竟是假装出了神,仿效从前巫医,东借西凑的说上一大串鬼话骗人敛钱。这是堕落派的巫医,他们嫡派的子孙,就是现代作伪的诗人们。

适之有一天和我说笑话,他说我的“尝试”诗体也是作孽不浅,不过我这一派,诗坏是无可讳言的,但总还不至于作伪;他们解决了自己情绪的冲突,一行一行直直白白的写了出来,老老实实的送到报上去登了出来,自己觉得很舒服很满意了,但他们却没有顾念到读他们诗的人舒服不舒服,满意不满意。但总还好,他们至少是诚实的。此外我就不敢包了。现在 fake poetry 的出品至少不下于 bad poetry 的出品。假

诗是不应得容许的。欺人自欺,无论在政治上,在文艺里,结果总是不经济的方策;迟早要被人揭破的。我上面说坏诗只招人笑,假诗却引人厌恶。诗艺最重个性,不论质与式,最忌剿袭,Intellectual honesty 是最后的标准。无病呻吟的陋习,现在的新诗犯得比旧诗更深。还有 Mannerism of pitch and sentiments,看了真使人肉麻。痛苦,烦恼,血,泪,悲哀等等的字样不必说,现行新文学里最刺目的是一种 Mannerism of description,例如说心,不是心湖就是心琴,不是浪涛汹涌,就是韵调凄惨;说下雨就是天在哭泣,比夕阳总是说血,说女人总不离曲线的美,说印象总说是网膜上的……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像个泪浪滔滔呢?最后一种形似诗,就是外表诗而内容不是诗,教导诗,讽刺诗,打油诗,酬应诗都属此类。我国诗集里十之七八的五律七律都只是空有其表的形似诗。现在新诗里的形

徐志摩诗

似诗更多了，大概我们日常报上杂志里见的一行一行分写的都属此类。分析起来有分行写的私人日记，有初学做散文而还不甚连贯的练习，有逐句抬头的信札，有小孩初期学话的成绩，等等。

载《努力周报》第 51 期（1923 年 5 月 6 日）

诗人与诗

你们若有研究文学的兴趣，先要问自己能不能以自己的生活的大部分来从事于文艺；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再问自己生活的态度是怎样。最好是采取一种孤独的生活，经营你内心的生活，去创造你自己的文学的产品。诗人的作品的实质决不是在繁华的生活所能得到的。文学家的修养的起点，就是保持我们的活泼的态度，远避这恶浊的社会。若是实在不能孤独的去生活，而强伏于公共生活的环境；只要你能有你自己意志的主宰，对于外边的引诱也就无妨了。

要想专门的去研究诗的文学，或者想做一个诗人，也应该经过这个程序的疑问而后去决定。

诗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句话急切也答不上来。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爱中国的李太白，外国的 Shelley。他们生平的历史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所以诗人虽然没有创造他们的作品，也还能够成其为诗人。我们至少要承认：诗人是天生的而非人为的(poet is born not made)，所以真的诗人极少极少。广义地说，一个小孩子也是诗人，因为他也有他的想像力，及他的天真烂漫的观察力。我想英国能写诗的人不下三十万，不过在里面只寻找得出二十个真诗人，在各大学中当得起诗人之

称的不过一二人。

有人说：“道德不好的人不能做诗人。”好像 Villon 是一个滥喝酒而且做贼的人；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做情歌的 Malatosta 也是道德不甚好的人；还有英国的 Byron 为英国社会所不容而赶到别国去的，他有天赋的狂放的天才，兼之那时又是浪漫的时期，他所得的境界是纯粹的美，他的宗教的第一信仰就是美的实在，出乎普通的道德，和人们的成见及偏见的制裁。这三人中，只有 Malatosta 实在是个坏人，所以他的诗也只能算伪的文学。

诗人不能兼作数学家。如像德国的 Goethe，他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都好，只有数学一种学科不行。你们数学不见长的，来学诗一定是很适宜的；因为诗人的情重于智，数学家却只重印板式的思构；数学不好的人，他的想像力一定很发达，所以他不惯受拘于那呆板的条例。

诗人是半女性的(poet is half woman)如像但丁……等是在英国除了伯克外，Shelley 同 Keats 都是美男子，都是三十四五岁上就夭折了。但是所谓半女性，自然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容貌上的，乃是性情上的——一种缠绵的多愁性。

诗人不是实际的实行家。然而也有例外，如像 Shakespeare，他既做过小生意，又当过戏园的掌班，办事很有条理的。

上面几条反面的说法，看了之后大概可以知道诗人是什么了。但是诗人的产物——诗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尤其难说了。只有一个滑稽而较确切的解释：“诗就是诗。”但是这个解释还是等于不解释，对于我们的求知心，自然不能算满足。

勉强的说：诗是写人们的情绪的感受或发生。情绪的义很广，不仅是哭，笑，喜，怒，……等情：比如我们写一棵树，写一块石头，只要你能身入其境，与你所写及的东西有同化的境界，就是情绪极真的表现。

现在的诗人几乎占据了中国的新文坛，所以发表出来的诗也太滥了。反对白话诗的人常常持这种论调：“散文分行写就是一首白话诗，白话诗要改成连贯的写就是一篇白话文。”这也不怪他们说这样过分，作者原不能辞其责呀。虽然，这种努力也是一种极好的预备。

外来的感觉不能刺激我们的灵性怎样深。天赋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运用他能看的本能去观察；天赋我们的耳，我们要运用他能听的本能去谛听；天赋我们的心，我们要运用他能想的本能去思想；此外还要依赖一种潜识——想像化，把深刻的感动让他在潜识内融化，等他自己结晶，一首诗这才能够算成功。所以写诗单靠 Inspiration 是不行的。

我们还要有艺术的自觉心。写我们有价值的经验，不是关于各个人的价值，应该把他客观化，——就是由我写出来，别人看了也要有同情的感动。

诗是极高尚极纯粹的东西，不要太容易去作，更不要为发表而作。我们得到一种诗的实质，先要溶化在心里；直至忍无可忍，觉得几乎要进出我心腔的时候，才把他写出。那才能算一首真的诗。

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这个并不是要我们去讲平仄，押韵脚，我们步履的移动，实在也是一种音节啊。所以散文也可以说是有关音节的。作白话诗我们也要在大范围内去自由。

徐志摩诗